

翻译与跨学科学术研究丛书

单德兴 著

TRANSLATIONS AND CONTEXTS
(REVISED EDITION)

翻译与脉络
(修订版)

+



清华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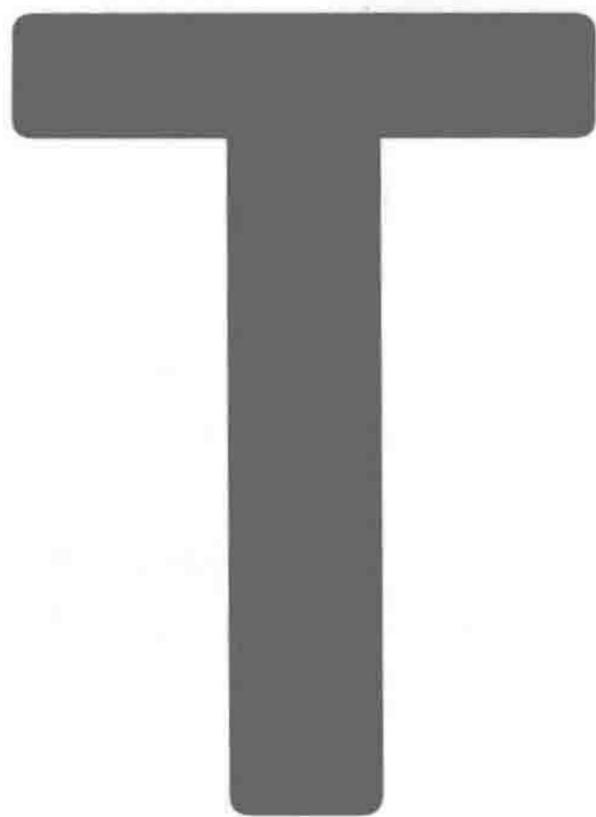
翻译与跨学科学术研究丛书

单德兴 著

TRANSLATIONS AND CONTEXTS
(REVISED EDITION)

翻译与脉络
(修订版)

+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提 要

本书结合作者多年的实务经验与学术反思,针对特定的翻译实例,探讨外文作品翻译成中文之后所面对的情境、所产生的现象以及这些现象的重要意涵。作者力图从更宽广的视野来了解原作、作者与脉络之间的关系,乃至译本、译者与脉络之间的关系,尤其着重于探讨文化建制、译者所扮演的角色与译本在目的语及其文化中所产生的效应等问题。

本书读者对象:高校英语系翻译专业师生、翻译理论研究者、中文系师生等。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译与脉络 / 单德兴著. -- 2 版. --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6

(翻译与跨学科学术研究丛书)

ISBN 978-7-302-42722-3

I. ①翻… II. ①单… III. ①翻译学—研究 IV. ①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20066号

责任编辑:刘琦榕

封面设计:覃一彪

责任校对:王荣静

责任印制:宋 林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邮 编:100084

社总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55mm×230mm 印 张:13.75 字 数:187千字

版 次:2007年12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2版 印 次: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1500

定 价:68.00元

产品编号:062593-01

“翻译与跨学科学术研究丛书”

编委会

主 编：罗选民

编 委：Charles A. Laughlin [美] 弗吉尼亚大学

Perry Link [美] 普林斯顿大学

Russell Leong [美]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Robert Neather 香港浸会大学

隽雪艳 清华大学

李爽学 台湾中研院文哲所

刘树森 北京大学

孙艺风 香港岭南大学

王宏志 香港中文大学

谢少波 [加] 卡尔格雷大学

“翻译与跨学科学术研究丛书”

总序

翻译活动对人类社会发所起到的重大作用已是学界之共识。仅以中国近、现代史为例，翻译活动直接影响到中国现代性的形成。近代一些思想家，如严复、林纾、梁启超、鲁迅等，无不以翻译为利器，改造社会，改造国民，改造文学，改造语言。

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翻译研究大多还停留在语言分析层面，在国际上相对滞后。20世纪90年代前，有关翻译研究的论文主要探讨翻译技巧，从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更宽阔的视野来研究翻译的学术论文寥若晨星。曾经一时，人们谈中国译论，必言“信、达、雅”，谈论西方译论，离不开奈达与功能对等。90年代后，大量西方的翻译理论被译介到中国，语言学派、功能学派、诠释学派、结构学派、文化学派等，这些理论大大推动了中国翻译研究与国际接轨。21世纪初，全球化给中国翻译研究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全国的翻译研究方向博士、硕士研究生数以千计，一批翻译系、所或翻译研究中心在高校成立，西方翻译学术名著得到大量引进，翻译研究著作得到大量出版，两岸三地的翻译学刊增至十种之多，有关翻译的国际学术交流日益昌盛。

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决定选编“翻译与跨学科学术研究丛书”，旨在结集出版近年来海内外有关翻译或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入选作品均具有开阔的学术视野，有较强的原创性和鲜明的特色，史料或语料翔实，研究方法具有可操作性，在更深更广的层面上揭示翻译的本

质。本丛书所收著作须经丛书编委评审通过。我们期望这套书的编选和出版能够为打造学术精品、推动我国翻译与跨学科的发展起到积极、实际的作用。

清华大学翻译与跨学科研究中心
“翻译与跨学科学术研究丛书”编委会

前言

翻译与脉络

——兼谈双重脉络化的理念与实践

回顾自己的文字生涯，可看出我的译者身份其实远早于学者与作者的身份：第一本译著出版于1977年，正式发表论文是在1982年，第一本学术专著则出版于2000年，在台湾的一般中文读者中，知道我译者身份的人可能远超过知道我学者与作者身份的。面对这种情形我非但不以为憾、为忤，反而引以为荣，因为毕竟对外文系出身的人来说，从事翻译工作既是专长，也是本分。

我以双重脉络化为切入点，并结合实作经验，陆续在不同场合发表相关论文，部分成果就是眼前这本《翻译与脉络》。本书绝非抽象的翻译论述，也不是一般的译评或译论，而是结合了多年实务经验的学术反思，落实于特定议题、文本及脉络的探讨，并特别拈出“双重脉络化”(dual contextualization)一词来形容我的翻译理念与实践。如果说这个研究取向符合“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与“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或晚近学术界对译者的角色与地位之重估与提升，那我欣然欢迎这种巧合，并深感吾道不孤。

本书总共收录六篇论文和一篇附录。第一篇《译者的角色》试图为在跨语言、跨文化、跨疆界的沟通和移转中，一向扮演着不可或缺之角色的译者重新塑造形象。往昔对译者的观感及论证偏向于消极、负面、被动，以致出入于原文与译文之间的译者，经常不是被斥为行事“过”

或“不及”(有时“两罪并发”)的违逆者,就是无人闻问、视而不见的隐形人。本文针对意大利名谚“Traduttore, traditore”(“翻译者,反逆者也”)加以“翻译”“反逆”,以理论与实务来印证译者其实具有颇为积极、正面、主动的意义。译者由于不同的主客观条件、目标、策略以及涉入程度的深浅,扮演了中介者、沟通者、传达者、介入者、操控者、转换者、背叛者、颠覆者、揭露者/掩盖者、能动者/反间者、重置者/取代者、脉络化者、甚至双重脉络化者的角色。译文既是译者存在的最佳证明,也见证了他的诸种角色,而译者在代表/再现原作(者)的同时,也代表/再现了自己。

文学是文化的重要因素,经典文学透过翻译而跨越时间、空间与语言的障碍,感动异时、异地、异语文的读者,是促成异质文化沟通与了解的重要途径。第二篇《翻译·经典·文学——以 *Gulliver's Travels* 为例》是有关“双重脉络化”翻译理念的实践,以具体的例证来说明我在译注英国文学经典《格理弗游记》(*Gulliver's Travels*)时所遭遇的困难,以及这本书被中文读者接受的情况。全文分别从文字、文本、文学、文化等四个层面来检视这部经典作品原先的背景和中文翻译历程,并分享我译注这部作品的经验与心得。此文结合了翻译理念与实践,读者也可从这些例证中进一步体认译者所扮演的角色、译者与原作(者)的关系,以及译者如何借由各种方式来再现内容繁复丰饶的文学经典,使其获得新生,并透过译文印证自己的存在。

综观《格理弗游记》一书在中文世界的流传史,便会发现在目前的白话译本风行之前,最著名的是林纾与人合译的《海外轩渠录》(1906年)。中国翻译史源远流长,但有心于大规模文学翻译且影响深远的,清末的林纾称得上是第一人。林纾乃桐城派古文名家,虽不通晓外文,却与人合译文学作品近180部,风行一时,确为中外翻译史上的一大异数。第三篇《翻译·介入·颠覆:重估林纾的文学翻译——以〈海外轩渠录〉为例》既将林译置于清末中国知识分子启蒙与救国的时代氛围中,也引用林所撰写的该书译序,并指出译文中的误译、漏译、添译、改译,以彰显林纾在中国历史千百年来这一大变局中的艰难,甚至尴尬处境,

并如何借着“介入翻译”及“翻译介入”来表达译者的微言大义。全文借助晚近若干翻译理论所提供的视角，落实于具体的文本分析，并将林译置于更宽广的脉络，探讨在中外对抗的情境下，林纾如何借着翻译而介入并颠覆，甚至自我颠覆，以及翻译在文学、文化、历史、社会、政治等方面所具有的传达与反抗的意义。

如果说林译反映的是清末译者所面对的情境，那么“冷战”时代的文学翻译则具有不同的文化政治 (cultural politics) 意义。第四篇《“冷战”时代的美国文学中译——今日世界出版社之文学翻译与文化政治》一文试图弥补这方面的空缺，从“冷战”时代的历史脉络，探讨此系列文学丛书之肇因、内容、参与人士及成果，除运用相关资料之外，还针对当时参与其事者、译者及相关学者进行访谈，并参考翻译与文化理论加以观照，以深入探究文学翻译与文化脉络的关系，见证了文学翻译在特定时空下的文化政治，以及其超越一时一地的普遍价值。

今日世界出版社的译丛选书之精、品质之高、数量之多、制作之佳、发行之广不仅独步一时，译者群更囊括了当时港台著名的译者、作者、学者，其中之一就是张爱玲。张爱玲身为中文作家的成就早已广受肯定，相关研究层出不穷。然而，她的译者身份，尤其是作为美国文学中译者的身份，却一直被忽略，甚至连她的中文“全集”也到 20 世纪 90 年代才将译作纳入，但仍有缺漏或讹误。第五篇《含英吐华——析论张爱玲的美国文学中译》延续前一篇论文所提供的历史脉络与架构，落实于“译者张爱玲”之研究。结果发现，中英文俱佳的张爱玲，她的翻译生涯主要是在其香港时期 (1952—1955)，而且是在美国新闻处支持下进行的，与《今日世界》及今日世界出版社密不可分。她的译作不仅涵盖了该社文学系列中的多种文类 (小说、诗歌、散文与文学批评)，而且与她的中文创作密切相关——若干作品甚至先以英文撰写，再翻译、改写成中文。本文便是探讨译者张爱玲的多重面向，尤其着重于她身为美国文学中译者的角色和其译作的特性，并予以适当的评价。

第六篇《理论之旅行 / 翻译：以中文再现 Edward W. Said——以

Orientalism 的四种中译为例》运用萨义德“理论之旅行”“他者的再现”和米勒 (J. Hillis Miller) “理论之翻译”等观点, 来探讨近年两岸三地对后殖民论述大师萨义德的代表作 *Orientalism* 之中译, 以此一具体事例说明处于不同文化生产脉络中的译者, 如何以不同的方式与策略来翻译、再现萨义德——小从一字一词的中译 (如书名或原作者之名), 大到整本书的呈现方式。这种种不同的翻译与再现, 显示了翻译这一行为中的衍异、歧出与难以预测, 也反映了不同脉络里的中文译者之意图、目标、能力与策略。原文透过不同的译者而得到不同的新生或来生, 而扮演着再现、中介、沟通、传达、注释、评论甚或颠覆等重要角色的译者, 也透过翻译获得额外的生命。至于代跋《我的翻译 (研究) 因缘》则以个人化的笔法来诉说自己的际遇, 以及如何从切身的体验中逐渐与个人的学术研究结合, 发展出自己的理念与实践。

由上述可知, 笔者本人从多年的实务经验与学术研究中, 逐渐发展出自己有关翻译的基本理念, 并落实于文本与脉络的探讨。简言之, 翻译与脉络之间的关系甚为紧密, 而居间的译者之角色也不可或缺。没有译者, 就没有翻译; 没有翻译, 异文化之间就无法交流, 文学与文化就会枯萎。今天我们视为当然的许多现象, 其实隐含了无数译者的默默耕耘与奉献。

记得在研究所读一年级时, 美籍李达三 (John Deeney) 教授就勉励我们这群处于中英文之间的青年学子: “如果要当一座桥梁, 就不要害怕别人践踏。”这句话我 30 年来谨记在心。本书之所以取名为《翻译与脉络》, 除了前述种种理由及实例, 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强调翻译并不局限于孤立的文本, 更要带入文化与脉络。身处于两种语言与文化之间的译者, 除了“不要害怕别人践踏”之外, 更应尽量发挥“桥梁”的功能。因此, 本书对“双重脉络化”再三致意, 而要达到这个充分沟通与传达的目标, 必须各方重新认定译者积极、主动的角色, 同时译者也要摆脱“翻译者, 叛逆者也”的刻板印象, 重新形塑“翻译者, 变易者也” / “译者, 益者也”的形象, 因为透过译者的努力, 文本不仅易“文”改装,

而且更易为人亲近、接受。此外，我们也该强化“译者，益者也”的形象，因为译者不仅在细读、翻译中获益，也透过翻译让作者与读者受益，并增益译入语的文化。而致力于异文化之间的交流、了解与互惠的翻译，也就成为值得有心人投入的毕生志业。

2016年2月
台北南港

目录

前言：翻译与脉络 ——兼谈双重脉络化的理念与实践	v
译者的角色.....	1
翻译·经典·文学 ——以 <i>Gulliver's Travels</i> 为例	22
翻译·介入·颠覆：重估林纾的文学翻译 ——以《海外轩渠录》为例.....	51
“冷战”时代的美国文学中译 ——今日世界出版社之文学翻译与文化政治.....	93
附录 今日世界译丛：文学类	115
含英吐华 ——析论张爱玲的美国文学中译.....	125
附录一 张爱玲译作一览表（中译）	144
附录二 张爱玲译作一览表（原作、英译与自译）	154
附录三 张爱玲译 <i>The Portable Emerson</i> 的四种版本	163
理论之旅行/翻译：以中文再现Edward W. Said ——以 <i>Orientalism</i> 的四种中译为例.....	166
我的翻译（研究）因缘 ——代跋.....	199
修订版后记.....	205

译者的角色

I am invisible, understand, simply because people refuse to see me.

—Ralph Ellison, *Invisible Man*

I translate, therefore I am not.

—Andrew Chesterman and Emma Wagner,

Can Theory Help Translators?

Bless thee, Bottom, thou art translated!

—William Shakespeare, *A Midsummer Night's Dream*

一、一则轶事/译事：米勒的期盼与忐忑

1991年10月，解构批评家米勒(J. Hillis Miller，台湾地区常译作米乐)应邀访问台湾并发表系列演讲，其中最重要的一场是在中研院欧美所主办的第三届美国文学与思想研讨会中发表的主题演讲《跨越边界：理论之翻译》(“Border Crossings: Translating Theory”)。在配合他首次访台所刊出的《跨越边界——〈中外文学〉米乐专号序》中，他提到了对即将来台访问的喜悦、期盼与不安：

我很高兴自己的一些作品现在会被人用中文来阅读；但这也使我不安。我既不懂中文，也从未访问过台湾……

但是，我现在自问：“我的作品被翻译成一个我不懂的语言，在一个我从未访问过的地方被阅读时，这些作品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如何能够发现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被人用自己不懂的语言来阅读是一种奇怪的剥夺的形式 (a strange form of dispossession)。我制造出来的一些东西，我的自我感受、我自己的语言、与我自己国家特定的社会及建制机构条件密切相关的一些东西，以及来自我阅读自己传统中特定作品的一些东西——这些都被拿走，而且转变成其他的东西，变成我无法阅读、知道或评价的一些东西。(米勒，1991: 4)

在主题演讲中，米勒根据有关语言的践行效应 (performative effects) 理论，主张来自一个语言、文化脉络的理论在被译入另一个语言、文化脉络时，有些成分得以保留，其他部分可能会转变，衍生新意。他以一些具体实例说明这些转变与衍生，赋予正面评价，并称之为“新开始” (new starts)。¹

对于米勒来说，如果来访前的专号之翻译与编辑是“事前品味” (foretaste)，那么来访后的专著之翻译与编辑则可说是“事后品味” (aftertaste)。吊诡的是，强调语言的不定与衍异、着重翻译践行与创新效应的米勒，在面对自己作品被翻译时的态度。《跨越边界：理论之翻译》一文的中、英文版经过反复修订、即将在台湾付梓之际，他在原先的结论部分增加了十几个字：

因此，理论的翻译是误译的误译，而不是对于某个权威的、明晰的原本的误译。这应该会使那些翻译理论并在新情境中以践行的方式使用理论的人高兴。“使之正确” (“getting

1 有关米勒的翻译理论较全面的探讨，可参阅张旭《跨越边界与话语反思——试论希理斯·米勒的解构主义翻译观》。

it right”) 当被视为不可能时, 就不再那么迫切了, 虽然那
绝不意味着我们不该力求正确。² (米勒, 1995: 26)

其实该文强调的是理论经过翻译后所产生的衍异与创新, 质疑原本的权威, 指出“使之正确”之“不可能”及不具迫切性, 但为什么在付梓之前又突然冒出了“力求正确”之说? 就全文的论证而言, 增加的这几个字实在难脱蛇足之嫌。然而, 为什么在全文即将以原作者“无法阅读、知道或评价”的中文翻译流通时, 米勒突然要加上这几个字来自我削弱、解构先前的论证?

比较合理的——或者该说, 合情的——解释就是, 即使是著名的解构批评家, 即使在一篇讨论理论之翻译的理论性文章中(而且文章的论点在于肯定、甚或歌颂翻译在另一个语言与文化脉络中的衍生与歧异), 即使译者是交往密切且具有善意、专业训练及翻译经验的同行, 即使读者大多已历经后结构主义、解构批评、后现代主义的洗礼, 但身为原作者/被译者的米勒, 在面对自己的文章被翻译、前途未卜之际, 依然会多少担心、焦虑自己的(理论性)文章在以另一种语言呈现时会遭到“误译”、误解、误读与误用, 所以有此“力求正确”的吁请与期盼。³ 这种吁请与期盼虽与该文的立论矛盾, 却属人之常情。

这则轶事体现了原作者与译者的微妙关系, 也挑战了有关二者之间权力关系的传统说法。

2 最后一句原文为: “Getting it right” no longer has the same urgency when it is seen to be impossible, although that by no means means we should not try our utmost to do so。引文中的下划线是笔者所加。

3 这多少印证了米勒在台期间于中山大学演讲前, 笔者在引言结尾时挪用他于《跨越边界》一文开头所引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里的台词: “Bless thee, Hillis, thou art translated!” (直译为: “上帝保佑你, 希理斯, 你被翻译了!”)。

二、“Traduttore, traditore” ——“翻译者，叛逆者也”⁴

英文的“translate”来自拉丁文的“*translatus*”，意指“转移、迁移、搬动、传递”，强调的是空间的面向和越界的行动，仿佛具体的对象被带着跨越语言、文化、国族的疆界，而在另一个语言、文化、国族的脉络中落地生根，成长繁衍。梵文的“*anuvad*”意指：“在……之后说或再说，借由解释而重复，以确证或实例来做解释性的重复或反复，以解释的方式来指涉已经说过的任何事”（“saying after or again, repeating by way of explanation, explanatory repetition or reiteration with corroboration or illustration, explanatory reference to anything already said.” [Bassnett and Trivedi, 1999: 9]）。此处着重的是时间的面向（尤其是“延迟”“后到”[belatedness]）和解释、重复之意。⁵ 中国自周朝起便有关于翻译的文献记载，如《礼记·王制》中说：“中国、夷、蛮、戎、狄……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

4 米勒（1995: 27）是这么谈论此意大利谚语是无法翻译的：“无法翻译的是很偶然而且本质上没有意义的事实：在意大利文中，把‘traduttore’一词中的‘u’变成‘i’、两个‘t’译成一个‘t’，便使得‘翻译’（translate）变成了‘中伤’‘叛逆’（traduce）”。这种论调与雅克布森在《翻译的语言面面观》（Roman Jakobson, “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一文中，以此谚语之无法如实英译来说明诗的不可译性（untranslatability）如出一辙。米勒的原文中虽然没有试图翻译这句谚语，但一般的英译“Translators, traitors”可谓已经力求形、音、义兼顾了。此处中译为“翻译者，叛逆者也”，也试图尽量贴近原文的意义、对仗及双声叠韵。若译为“译者，逆者也”，则更为简化，而且保持了意义、押韵及对仗，但未能顾及双声或所谓的“头韵”（alliteration）。

5 巧合的是，此处的说法正符合英文中“after”的第二种意义：“在……之后”和“依照……方式”。因此，“to say after”便意味着此行动在时间上是“后来的”“延迟的”，在方式上则是“学舌”“依样画葫芦”。

北方曰译。”（戴圣，1965: 11）因此，“译”原指专事北方之通译。许慎（1965: 22）《说文解字》把“译”扩大解释为“传译四夷之言者”。类似的说法除了明指“语言的传达”之外，更暗示了我们/他们，中心/边缘（中土与四方），文明/野蛮（华夏与蛮夷）之辨。由“*translatus*”“*anuvad*”与“译”的含义，可以看出其中涉及空间性、时间性、分野、阶序与高下。那么居中的译者之地位与角色又如何呢？

以往对译者的看法偏向于消极、负面、被动。一般的说法是，出入于原文与译文之间的译者，服侍着两位个性迥异、要求不同的主人（*serving two masters*），因此往往陷入左支右绌、动辄得咎的窘境。而译者经常被称为在从事“吃力不讨好的工作”（*a thankless job*）：优点与荣耀尽归于作者，缺失与遗憾则全属于译者；译文的措辞与句法若太像原文，虽有可能被赞为忠实，但更可能被说成生硬不通、食“外”不化的直译、硬译甚至死译；反之，译文若太像标的语言（*target language*）般流畅通顺，则又可能被质疑为了迁就本国语言而牺牲了原文的特色以及失去了可能丰富标的语言的机会。⁶ 总之，翻译若“过”，则犯了“添加之罪”（*sin of commission*），若“不及”则犯了“省略之罪”（*sin of omission*）。更糟的是，“过”与“不及”的定义和标准不但人言言殊，而且可从原文（译出语）与译文（译入语）的双重角度来检视。因此，译者就成了语言夹缝间动辄得咎的中间人，沦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对象，而意大利谚语“*Traduttore, traditore*”（“翻译者，反逆者也”或“译者，逆者也”）这种怀疑、敌视、贬斥的说法，也就如影随形，挥之不去。若是译文平顺或表现平平，乏善或乏“恶”可陈，则又仿如透明的载具，读者透过译文直取文意，以致“得意忘言（译文）”的同时，也忘了译者的存在。换言之，译者的宿命似乎不是被斥为“过”或“不及”（有时“两罪并发”）的违逆者，就是沦为无人闻问、视而不见的透明人——而后

6 这就是翻译中亘古存在的异化（*foreignization*）与归化（*naturalization*）之争。